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檇李巢鳴盛端明參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公值武入繼上此疏在今日未有不目以迂疏矣

臣幼叨仕籍長厠鄉書荷卒成于壁水愧乏報于涓涘常慮生有忝于明時而死無聞于後世深以為懼

念昔漢文帝之時，海內富庶，幾致刑措，徒以戎狄不臣，藩屬不職，賈誼以病瘧且痱為之涕泣，況今民貧財竭，師弱刑繁，腹心內病，風邪外侵，失此不理，恐成錮疾，使誼生此時，當何如哉，臣雖乏誼之才，有誼之心，懷此耿耿，十年于茲矣，第以蹤跡流賤，無階 上達，頃以會試來京，伏聞邊塵不清，餉運告病，上勞宵旰之憂，下費廟堂之議，勢甚急而事至要，于此有懷而不吐焉，則生有愧色，死有餘辜矣，故寧言之而取謗妄僭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緘默玩視之罪也，伏惟

陛下大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蕲分一有可以補裨者死且不朽矣臣聞議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郡之積以濟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卒之需城守之具水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有餘且天下之事每每出于意料之外設有不虞曷以備之况州郡之吏間有乘此以射利者人士喧騰街巷聚議耳聞目擊所不敢言是何異剜心頭之肉以醫眼下之瘡竊為 陛下不取也至于內帑之藏數亦有限鹽鐵之議蓋亦末務他如權宜措置間可

施行要亦巧取于民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且財之生于天地者無窮而出于人力者有限先王之政亦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地卽古之地今之民卽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于西北而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盡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爲地有餘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瀕海之地非古井田之區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臣嘗扮舟過之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蓺亦多鹵莽而不精緩急

而不時至于京畿之間亦復如是往往爲之傷心飲泣撫掌深嘆討此度之雖邊郡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貧併于巨室磽确之地荒失于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于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拋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人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亡有人于此千金之產置弃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贏漁閭閻以

取息。日出其筐篚以禦外侮不待知者亦決知其不可矣。是故攻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間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為莫若取一于農務力其本。大為一勞永逸之圖。沿邊諸郡。則倣趙充國

此時造屯尚可清理

屯田故事。兼以兆錯募民耕塞下之議。叅酌損益。選大臣通兵農之務。兼軍民之情者。總專其事。選京官之識見明達。幹理精密者。分督其事。設界址。畫區析

畝分閥其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于農乘所餘閒課以騎射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兼之坐作擊刺之法視攻農之勤怠技藝習之工拙會歲收之贏縮以爲刑賞仍于要害之處列屯之外高築塘牆負塘爲廬往來之所狹通爲道夾道植樹夫負塘爲廬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于卒攻夾道植樹則人便于往來而騎難于馳突又于塘外廣植榆棘稍有烽警列營以俟隨方禦之虜亦無自而入矣借曰失利而入則合各屯之卒守于外發邊郡之卒攻于內內

外受繫彼亦安得而善其出哉臣嘗攷之韓重華之在唐釋罪吏耕邊田歲償官逋四十萬斛又募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軍不病飢寇不爲害韓愈稱之以爲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厥後大臣持其議中國遂坐耗俄頃之間暫作暫止尚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于腹內西北諸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東南之法權宜治之必得如漢之趙過召信臣國初之陳脩其人者分方經理相原隰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寬稅賦之額居止而作者

使衍其舊流亡而復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値。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廪食之費。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歸農。農各力田地各樹秇。秇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于京畿之地。尤在當急。自茅黃葦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募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則直沽一帶瀕海之地

悉可耕也脫脫當于近畿之地募人耕耘一歲之收可得芻粮百餘萬此則西山四面近畿之地悉可耕（○予過玉泉一帶見水田甚多與江南無異惜不能推廣之耳）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爲屯度之以里縣之以垣環屯星列周廬棊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以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饒于是寬賦稅以舒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而國勢不尊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若夫措置之方規爲之密則必選求其人親歷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

變通之乃為可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強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為首又況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變者倚之重者禍或伏焉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之事固未可專委之東南也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此亦其時矣伏望 陛下博參群議獨斷宸衷請舉一隅之地小小試之或要而邊關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經畫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如日常言冗

孰難于信用。巨室兼并。難于清覆。因循苟且。難于振作。雖黃疑似。難于折衷。則非臣所敢知也。艸昧疎賤干瀆 天威。不勝驚戰怖慄之至。

扶植國本疏

公在憲府時即劾二奸歷事四朝皆有疏論諸以為名臣之首不為過也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加于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禁。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詆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

甚人民流徙別郡京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塡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執至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艸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

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賫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于刼掠道里難進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寛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淸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粮或隣封積蓄官爲僱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氏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試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

下爲明聖聽納之主冀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　陛下陳之
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
事不見于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毋見于唐宋儒先之
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
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
劫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僭住京師多方
賄緣誣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吐罵敢
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盖太

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
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
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唱　陛下耳
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學且
日減矣下人師之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居民
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從繼曉之言先王之
政斷不為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
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

有稱位予焉能賊夫禍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寡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與甘之端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爲不足所在風擾汪直不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　陛下逼脇只得俯從是畏　陛下議己欲　陛下專擅謗

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于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謂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蟻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

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進于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后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懇除權宦以禦大亂疏　除權宦禦大亂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 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嘗試一身之禍以斡回 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顧命之言

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陛下爲太甲爲成王，而欺腹誹而自侮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弒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

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面偶之、游臚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其部、與其其酒飯、皆共言語、各官起身、游臚喝、向東作揖、故謂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僭則僣、僣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朝宁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拜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于

太祖遵守于 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于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

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
俟命獨存。是明不足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　太
皇太后　皇太后。時被離間使　純懿之主母。忍下
家奴之色。受其挾取。　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
宦不能庇　祖母　母耶。故事　皇太子未舉。舉未
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譏閣
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下于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爲
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

取其物。無所畏忌。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臣。不能庇其身與叔耶。蕃王金枝玉葉。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臣。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及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重索其金。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臣。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勳則親。與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鞭索。任情中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閒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

鉄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陛下盡失勳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爲民充軍，又某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群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

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閑廢罷黜，致 陛下盡先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躬難，或內勳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其衛，明日降其官，又明日充其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提手犯禁，管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

且一家之用爲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于內庫非欲爲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爲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閱防之屋多于內府非欲爲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爲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豫將京軍選軍更番上操爲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按隨回祭掃（觀此知張永此時已明示）爲張永所阻信有之則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與同後來平叛誅逆之功孰非天耶）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

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而直隷山東河南盜賊之起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厲竭之致臣則詳知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厲竭之致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討處備荒索銀十數萬兩剝削厲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盜賊之起由劉瑾之革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蠻賊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厲竭之致臣則親審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横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

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軍亂寧夏殺守臣。借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搖中外。所當共誅為言。是劉瑾即未自反遍天下人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謗毀。謂亂起　孝宗。至頒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不思　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于綃

君者諱。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聖治，敢誣而毀之耶。且劉瑾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邉粮虧折、塩課拖欠，自有官攢灶戶，今却追巡撫巡塩，枉道回家，借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爲民枷號，死罪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罰及身死，賍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

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遂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廉者如乞兒至于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被其害劉瑾處事悉多如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疎遠之言未足深信伏望 陛下少霽顏色將臣面請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圍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不如臣之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仇

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劉瑾常欲一二皆德以爲明公此疏並不可少然未及上而瑾已誅矣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巡撫之起臣宜以知己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知救昔崔洪薦郤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　陛下獨奮乾綱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謝天地謝　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弭

慶幸討戮宦賊永綏福祚疏　　討戮宦賊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　天地　祖宗臣民之憤，爲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　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蔑同類，摧剝羅織，天下之人，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聞遣禁王之國，修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

張采既誅瑾人方歸功公獨發此疏可謂大臣不佞之節

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 陛下為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 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 陛下為 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 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

遺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　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況　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于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

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璫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艸一疏爲急除大逆以弭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齋進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謄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歷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筭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衆

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昂平亂春秋
綱目書之訓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
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
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
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
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
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儕遠不如永請討瑾之後
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
之賢養之別宮曾請 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

為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欵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托瑾故致亂今是而兼托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托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托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托保無瑾繼是之兼托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

蜀窺窮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于冢宰。九伐掌于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關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衆。王瓊之黨當矣。有二黨魁猶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仇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

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寧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狠回遹贊逆賊以亂人國。覬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于既往此蓋指長沙耶詞嚴義正真古之遺直生未宜失賊也。誰爲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忽變矣。夫豈 陛下法古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璫之誤爲戒。循用 孝宗舊人。脩復 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否耶

而綱漏者。則　聖德日允。　聖政日清。　天位日固。
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
生之年、謹錄前奏藁隨本上進、非欲術事後之贅詞。
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閑老病疏遠之臣
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
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
意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攜李巢明盛端明參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論寧府用瑠璃疏　寧藩琉璃

臣日者番寧殿下累乞瑠璃毛、重荷　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仁廣大、

此雖一事亦以逆折奸萌

惇敘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覲録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與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宜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又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為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

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與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　益府宮殿蟻蠹　益殿下見移東裁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葢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　淮府造坟　順昌王　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觧部所司計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根通融節縮歲支尚

少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葺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拄西撑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為亂財内帑為之未過有可已無可為又何必為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賛堯卑宮賛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規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

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故如此也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是矣。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蝕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

法古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
無有于賢王臣罪效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
璃美窮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
後近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
諛順、肯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
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
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憣悟必有創于臣言伏望　聖
明篤懿親斷大義番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
璧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

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

請復常平疏　江西常平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爲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託名冒領，適長市道之姦。

抵斗追還竟諧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槩論試以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澀

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囚、則勒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為。況今法日以弊。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乘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搶殺、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復炎、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慮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與納銀之例、又妨正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為控扼楚蜀閩 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

餘番仁加卹特　勑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榮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陸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俵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黜罰毋輕差遣使絕輳轢樂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蓋竪不

限不停以補官之。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
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奸無益事實乞
勑法司討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强盜人命不實
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器誤傷傍人勢豪
不納錢粮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
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
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擴情實猶重幷窩藏
强盜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
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聽撫巡參

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學行簡富戶量加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使費專廒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糶出秋成五石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糶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俱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

利前項銀兩當今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穀貴依前糶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糶仍別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饑民稻穀量追一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厫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糶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參定殿最軍職管事酌取去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並任同心遠大之圖

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例、罷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義稱是、義倉之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一分、春借秋還、轉相周助、民樂表異、似亦有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惟　聖慈留意、

藍鄢捷音　討平流冦

近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鄢本恕等、本皆小醜、輒

逞元兇猖亂，歲更二三，烏合人餘十萬，私造軍器，而建五方旗旌，僞授職官，而鑄萬戶府印，干紀僭號，始起釁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三省，殺人難以數計，刼財無有紀極，軍民妻女，爲其姦擄，鄉市房屋，爲之燒燬，所過屠戮，厥罪貫盈，致壓 聖慮，命官興師，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等仰體 皇上欽卹好生之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自首及自相擒斬者免罪，詎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節稱聽撫，以計緩我師，陰則益肆刼殺，以戕害人命。先該四川在

於門枕城峽等處，後該湖廣在於鎮坪茅坝地方，勦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復聚爲患，攻燒營山縣治，殺死僉事王源，陸續添虜，又至萬餘，總制咨臣鼇兵征勦，又咨陝西都御史藍章，行副總兵閻綱等，統兵副使來球，監軍侯原委，湖廣紀功御史何棐，分守左參議方璘，分投監督都指揮李玉，樊燁所統辰九等衛，并永保等司漢土官兵，一路西由漢中約同陝兵，一路東由大寧，直趨通巴，俱會同四川守巡等官，至參政曹祥僉事李翀，今陞按察使公勉

仁、右叅議錢朝鳳等、督領軍兵鄉勇人等、屢次擒斬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徐卿鮑威統領軍兵三千前來金州、恊力戰守、今該監軍紀功御史何棐叅議方璘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玉報稱、統督永順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至陜西石泉縣尉斗垻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得搶擄、叫願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赶未齊、只得用計撫。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寳寺聽撫、及引賊差小老人何坤等三名、幷保靖宣慰彭翰、亦引小老人李

萬良一名，執旗吏何定馬湖土舍安宇并鮮永金等
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馮軫劉宗四名俱來告撫，
於本年五月初八日，蒙總制會臣給與牌榜，責限六
月初八日齊到金寶寺，十二日前赴達縣軍門投見，
若有變詐違限，就不准撫，即便會兵勦殺，遵奉節次
差人催促前來，及令哨湖廣保靖宣慰彭翰茅岡崮
長覃良佐，四川領兵署都指揮李蔭，酉陽土舍冉震
等，先後各到閬隨安宇何定通判第五德緊隨賊後，
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亦督發副使來球監督副總

兵関綱領兵在於延丹關守把都指揮金冕領兵二千圍隨營賊到川境竹峪關等處伊知罪惡深重賊（述盜情形今昔同）（律任勸撫之職者可以爲鑒）首不宥意圖隨路延至交秋田野稍熟得以搶食乘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纔於十四日方到浪洋寺相離金寶寺尚遠又不肯來在彼依山分營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要將伊等人衆擬與營山縣或臨江市地方一處安揷方去聽撫彼時明知賊計變詐只得含糊應答令其來哨會話又不肯來投見勸要旗牌官員賀當方令鄧本恕先來見過回營然後

藍廷瑞來見，呈文仍稱平司衙門字樣，俱送軍門看實，又在松樹埡刼擄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割去腦皮，詐已顯露，但因圍隨兵衆，不能脫走，訪得自十一日起，餘黨乘夜走散數多，恐被賊首脫逃，只得設計擒拏間，十五日藍廷瑞又將擄得幼女一口，詐係伊女，藍云女送與彭世麟爲妾，意要將伊和縱，彭世麟暫且收下，設計要請各賊首到哨會親，會話何定安守令藍廷瑞毋舅族屬鮮永金等，設計引誘出官，有藍廷瑞鄢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

李尚鑾冷玉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濟秀山謝金舟
張萬友趙永清余春李彪馮宗何伯陽馮畛胡德劉
俸任文輝宋金邦劉漢陽荷永清曹紀李萬良陳珊
劉渭何坤等二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門遂被
伏兵盡皆生擒擇開問餘黨聞知散亂奔逃隨發官
兵追殺除射殺身死不曾割級并淹死不筭外通計
共擒斬四百四十名口顆副奪獲騾馬六十七頭匹
賊衣六十一件腦包一十一箇旗五面鎗刀一十四
根把銅鑼一面神像一尊角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

十三兩四錢八分布三十疋斬獲馬尾七尾袂奴騾馬九十餘頭匹并稱各賊告願聽撫臣又差藍廷瑞母鮮氏母舅鮮永金戶內藍仍藍永金姨夫吏何鑾節次入營招撫節回聽撫緣由前來緣前項流賊日久詐猾不來迎敵惟務速逃疲我官兵追逐乘隙遂肆劫掠已經總制會臣議行清野之法示令居民近者搬移入城遠者擇立山寨將人口騾馬粮食盡行收保賊來則堅壁拒守賊過則趂時耕種賊果數於搶食虜騎逃遁陝西彼亦如斯因是勢窮內屈又被

官兵追賊意欲再假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稻熟豈意
官兵湊集圍困深厚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
分布賊心疑懼遲延違限止到浪洋寺依山分營散
住不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麟并各哨亦
各有人何定安宇等又令鮮永金何鸞等在內設計
將各賊首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廖麻子一名
逃走未知存亡餘黨剿散除已獲外其餘鑽林散逃
者又行嚴督各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剿及嚴令領兵
等官并各處地方守隘人員遍搜山箐務期盡絕若

散走十人以下者俱要生擒解審二三十人以上執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級耳功以杜妄殺總制又會臣出給告示者發去各該州縣鄉村地方張掛曉諭但有逃散賊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為一夥躲在山林逃命者許照奉　勅諭內除首惡不宥其脅從之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罪審發回籍復業優䘏不許官兵把隘人等阻拏報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地方可以保安靖矣臣等議照藍廷瑞鄢本恕首倡為亂王金珠李尚鑾冷玉

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括地掃地三王一十八總
旗上偽書貪王天子後改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
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官收掌萬戶府偽印遇有
更換老人總甲等項印給批帖追獲見在似此罪惡
貫盈神人憤怒是以天奪其魄即今首惡盡擒餘黨
勒散軍民胥悅地方已安此蓋仰賴　祖宗在天之
靈　皇上無疆之福　聖謨神武施及遐方總制洪
鍾籌畫周詳與鎮守等官叶心贊理是以將士用命
成此武功臣愚陋無能不勝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

惡監廷瑞等俱發湖川二省三司等官會問取招通行解京及散逃餘黨追捕盡絕并將見獲功次發與紀功御史等官何棐等紀驗外緣係捷音事理謹具

題知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嚴治內侍侵盜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

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亦發海寧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群盜效尤，國計一

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爲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奸、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群奸屛息、積弊一清矣、

題私開倉厫擅收料荳侵欺錢糧事 內犯付法司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叚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

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荳三十九石倉官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慎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于　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也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

具存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
幸

正法守疏　法司治獄

廠衛可以察小奸而時梗大法公爲刑官每力爭之九卿大臣風槩如此

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爲分豁妄揑虛詞陷害良善事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諸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

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憂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　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膚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

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縻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逮問府官

聽奸民一面誑訐之言逮問職官甚傷治體安得如貞肅公者時發昌言哉

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皋等來京問理一事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到京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久隱功田被知府郭九皋問發伊男趙文子充軍仍訐懇九皋并同知

張守棲受馬甫廣等金銀致奴人命等情臣查得定
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
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
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
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
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皋同知張守定國
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
紀選例投獻揑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
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摭拾原

散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治奈何反開告訐之門遽與爭官之獄況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門　祖宗以來守爲成法況東廠原奉　勅諭責在緝事專爲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干人命贓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輒與開奏遽紀縱有冤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

應募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于事體，輒受民詞，旣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察，不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拏解。今日舉措委于事體非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　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爲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　朝廷行政，貴識體要，人主爲治，宜攬大綱。即使郭九皋拏解到日，鞫問貪臟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頗涉苛察，足傷大體。設或趙紀所告涉虛，九皋被誣而

次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令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真偽不辨而九皋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道路興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 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况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使拏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 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知府郭九皋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

北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皋等贓私是實。人命果真。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爲天下貪酷官員之戒。實爲未晩。若趙紀所告事出誣妄。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 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冒進言。無任隕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查處皇莊田土疏

查處皇莊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來姦猾

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倖勢要之官、具奏建爲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撫按等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及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欽依是、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閒、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

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羣
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
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勑差科道部屬官各一
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
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
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該徵租
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錢銀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
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
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欽依差臣

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親功臣各項
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
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
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爲厲之階實起於姦人
欲盡规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盡
奪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
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
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
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猶少奸徒盤據窟穴是以

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計動行沮撓此實累朝弊政至於先朝至極幾輔軍民剝膚椎髓之害莫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荷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俞允之音繼因該部執奏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皇親功臣不許自行收受厲階禍本一旦刻除中外人心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節行撫按衙門後續因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於巡撫衙門頗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為鋤擊豪強則於巡

按之體為切至於撿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為宜必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在畿甸然地方遼濶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理今　皇莊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以來歲增日益蹦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秖因一二處奏辯告爭　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尚有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　皇莊之多百年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

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議先行撫按衙門遵照先今節奉　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親詣各處　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等領勅前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務行體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明或奸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或冗官玩法稽於奉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應拏問者

徑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如此先後有序而施爲不至於叢脞輕重有體而事事亦得於周詳尤望天語叮嚀載之　勅諭令各該地方官員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有公勤幹濟者許臣等薦聞闒茸廢事者許臣等劾治庶足以振起庸常儆飭怠傲而事乃克濟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illegible]終